

123.84
E
3

孟子集註

廣德館校正

三



信丹角

吉田氏



孟子集注卷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箏。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

行先王之道也

間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間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

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

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間。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間而不

行先王之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為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

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

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目力焉。繼之

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

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間行先王之道。是

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

其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間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

也所猶或

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

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

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

其立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

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

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

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

是以惟仁者至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反泄弋

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

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

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

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

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

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

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

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

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

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

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

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詩云。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

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

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

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

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

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

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教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

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

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

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

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

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

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

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

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

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

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

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

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

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

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國之如恥之。莫若師

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

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

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

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

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

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祿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祿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

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

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

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

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

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所謂自取

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

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

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鼃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

爾猶焉也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毆魚者

獺也為叢毆爵者鷗也為湯武毆民者桀

與紂也為去聲○毆與驅同獺音闢爵與雀同鷗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鷗食雀者也

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

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

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

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

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

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

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

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

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

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

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

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通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

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也。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來句末語助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間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也。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

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

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不察也。

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

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

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

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

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林氏

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

大。雖至於死。猶不足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

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

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

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

則眸子眊焉。

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聽其言也。觀其

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

眸子人焉廋哉。

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

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

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

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下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

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

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

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

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

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

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殉

人。徒為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

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

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

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

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

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

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不責

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

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

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

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

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

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

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

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

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

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哲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事親若曾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

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

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

謫。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可。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二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

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

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言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

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

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

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

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

子間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

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

哺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哺啜也。

哺。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哺。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

我上之也。猶耳也。

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

不生育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

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

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

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

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

者。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知言。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

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

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

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

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

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

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

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

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

而歸。已猶草莽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

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

下之歸。已

下之歸。已

下之歸。已

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
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
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
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

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
瞽瞍舜父名

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
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
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
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
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
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
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
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了翁間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
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集注卷七

孟子集注卷八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

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

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令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符節言其同也

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一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

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

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

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

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入

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

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

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

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

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

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

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

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

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

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

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

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

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

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

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

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

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

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鞮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

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

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

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

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不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

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

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也當猶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

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

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

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

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

說不同未知孰是
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

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孟子曰原泉混

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

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故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

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

漸進以至於極也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

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

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間去聲○集聚也澮田間

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

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

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

子之所惡者言之也孔子嘗以間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

之謂也間則無本之謂也然

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

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

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

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

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

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

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

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

也

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

賢無方也。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

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民已安矣而

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

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

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

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

檇杙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檇音逃。杙音元。○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

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檇杙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

五世而斬

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

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

子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所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

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

可以無死

可以無死

可以無死

可以無死

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

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儀曰空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

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慕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

薄言其罪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宜猶殆也

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

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

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

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

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

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

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

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

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庚公必不害己。小人庚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金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傳。庚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

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譽而勉。

新久也以自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

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

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

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

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

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

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

言。是簡驪也。簡。略也。孟子間之曰。禮。朝廷不

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

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

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

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

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

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此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

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安至哉橫去聲下同○

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

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乃若轉語詞也

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

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

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

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

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

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

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

一而

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

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

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

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

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

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

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

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

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

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

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

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

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很胡

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

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

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

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

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

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

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報所惡而必察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

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

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

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

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

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

於猶為也為讀平聲

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

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

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

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

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

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

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問古覓反○儲子齊人也問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

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

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問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

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

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

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易播音

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家也顧望也訕怨言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

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注卷八

孟子集注卷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

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

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

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

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

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按我竭
以下二
十二字
似說怒
者之情
狀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怒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怒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

父母而泣也。怒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

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子九男二

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

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

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

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

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

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

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子孟

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

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

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信斯言也空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

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

告也

對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離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

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

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

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

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

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

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忉忉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

于猶爲也為讀去聲

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

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

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

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

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

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

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猶放。

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

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

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

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

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

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

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

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

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

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

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

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

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

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

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

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

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

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

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頻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

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祖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

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

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

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

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

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

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

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

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子思子曰：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

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

黃惠官藏版

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

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

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

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

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與治去聲

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而居之
也猶如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

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

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太哲謂不決而訟之也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

與之可
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

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否。不然也。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

而欲之

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

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

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繼世以有天下天之

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

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

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

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

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

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

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义○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

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

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

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

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

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

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

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孔子曰唐虞禪夏后

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

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

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

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

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

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

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

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

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

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

之。賢賢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五

高反。又戶驕反。○囂。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

何下之
以用也
為哉之
為語助

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天

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

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也。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

也。皆彼自有此理。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

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

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

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指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已而

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

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

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

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

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

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

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雝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

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

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

命也。顏如字。又音驛。○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

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

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

為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

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

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間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

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

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

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

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

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

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

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

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

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

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

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注卷九

孟子集注卷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

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

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

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

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

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

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

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

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

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

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

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

元氣之流行
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

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

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

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

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

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

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

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

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

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

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

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

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

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

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

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

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

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

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

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

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

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

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

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

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

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

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

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

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

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

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

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

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

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

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

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賢貴貴尊賢。

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

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

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

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上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

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

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

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

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

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

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

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間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

敬之節。孔子受之。如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

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孟子卷之五

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
御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誡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
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
受之與平聲誡書作愆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久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愆無凡民二字誡怨也言殺久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然不可致姑闕之可也

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
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
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
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
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

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

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曰。然則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

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

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

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

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

出處之正故其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空乎

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

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空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

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計

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

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

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

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

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

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

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

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則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

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

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

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之

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

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

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

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

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

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

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

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

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

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鵝。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取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

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

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乘

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

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折羽而注

於旂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

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

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

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

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

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音夫

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

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

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

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

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

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

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

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

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

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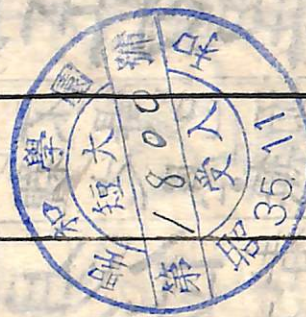
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

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

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

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
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
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
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集注卷十

心形聚在下
羽翮有玉
故上邪
家在鉄炮町
以主工國造
來之

